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二十二回 御花園嬪妃拾翠 漪蘭殿保姆懷春

詩曰： 為家宜春令去游，風光絕勝小梁州。
黃鶯兒唱今朝事，香柳娘牽舊日愁。
三棒鼓催花下酒，一江風送渡船頭。
嗟子沉醉東風裡，笑別銀燈上小樓。

話說皇上天威大怒，將御史劉光復拿送法司問罪。眾官叩頭俯伏，不敢言語。駕起，各官退出，仍傳旨賜輔臣酒飯。各官退至朝房，相與私議：「皇上久不臨朝，今日召對，乃千載一時，正好從容諷諫，不意為書生所激。」各各嗟歎不已。法司將劉光復擬絞監候，後來光宗登位，方纔赦免，此是後話。

卻說魏進忠因臧張差有功，太子將他升做尚衣局管事，仍帶管皇莊籽粒，遂出入有人跟隨，手中有錢使用，外邊又買了一所住宅。但沒有個親人眷屬往來，也著人去肅寧尋他子姪，終日依舊跟著孫成等玩耍。

不覺光陰似箭，只見青歸柳眼，紅入桃腮，正是豔陽天氣。內官們都去踏青遊玩。有花園別墅的，有互相請酒，進忠日日遨遊於諸貴之門。一日有旨：「中宮駕幸御園賞花，各管事的都不許擅離，各各伺候。六宮嬪妃俱要隨侍遊賞。」

次早，東宮嬪妃先去候駕。進忠同一班內侍，簇擁著齊到御花園來。嬪妃下車入內，進忠也跟進去觀看。好去處，但見：

徑鋪彩石，檻作雕闌。徑邊石上長奇葩，檻外闌中生異卉。天桃鳴翡翠，嫩柳嘯黃鸝。步覺幽香來袖滿，行沾清味上衣多。鳳台龍沼，竹閣松軒。鳳台之上吹簫，引鳳來儀；龍沼之間養魚，化龍而去。竹閣詩章，費盡推敲裁白雪；松軒文集，考成珠玉注青篇。假山拳石翠，曲水碧波深。灸丹亭、薔薇架，迭錦鋪絨；茉莉檻、海棠畦，堆霞砌玉。芍藥異香，蜀葵奇豔。白梨紅杏鬥芳菲，紫蕙金萱爭燦爛。木筆花、麗春花、杜鵑花，夭夭灼灼；含笑花、鳳仙花、山丹花，顛顛巍巍。一處處紅染胭脂潤，一簇簇芳溶錦繡圖。更喜東風迎暖日，滿園嬌媚逞花輝。

園中觀看，走到殿上。見擺著筵宴，正中是中宮娘娘，東西對面兩席是東西二宮，側首一席是皇太子妃，其餘嬪妃的筵席都擺在各軒並亭館中。果是鋪得□分齊整。但見：

門懸綵繡，地襯錦袍。正中間寶蓋結珍珠，四下裡簾櫳垂玳瑁。異香馥鬱，奇品新鮮。龍文鼎內香飄蕩，雀尾屏中花色新。琥珀杯、玻璃盞，金箱翠點；黃金盤、白玉碗，錦嵌花纏。看盤簇彩巧妝花，色色鮮明；接席堆金獅仙糖，齊齊擺列。金蝦乾、黃羊脯，味盡東西；天花菜、雞鬚菌，產窮南北。猩唇熊掌列仙珍，黃蛤銀魚排海錯。鹿茸牛炒，鱈鮓螺乾。蟹鼈滿貯白瓊瑤，鴨子齊堆紅瑪瑙。燕窩並鹿角，海帶配龍鬚。菜陽雞、固始鴨，肥如膩粉；松江鱸、漢水魴，美勝題蘇。黃金迭勝，福州橘對洞庭柑；白玉裝盤，太湖菱共高郵藕。江南文杏兔頭梨，宣州揀栗姚坊棗。林檎橄欖，沙果蘋婆。榮松蓮肉蒲桃大，榧子瓜仁密棗齊。核桃、柿餅，龍眼、荔枝。金壺內玉液清香，玉盤中瓊漿激灑。珍饈百味，般般奇異若瑤池；美祿千鍾，色色馨香來玉府。

進忠四下看了一遍，只見各宮妃嬪陸續俱到。眾太監遠立伺候，不敢仰窺。

少刻，小黃門飛報：「娘娘駕到。」眾嬪妃起身到園門外迎接。眾內官都俯伏道旁接駕。只見一對對儀從過去，先是引駕太監，約有百餘人，都是大紅直擺。然後是一班女官，擁著中宮的七寶步輦。將進門，各院嬪妃兩旁跪道迎接，女官喝聲：「起去。」後面東西兩宮跟隨，一隊隊的進去。步輦到殿前，中宮下輦坐下。東西二宮上來叩頭畢，又是太子妃行禮，然後各嬪妃及六尚女官分班朝見。各監太監也來叩頭，行畢禮，太子妃上來獻茶。茶罷，中宮起身，率眾下階遊玩。眾太監遠立著觀望，就如王母領著一群仙子一般。到各處亭榭，俱有茶湯伺候。遊覽多時，回殿飲宴。只見兩班綵女擁列，著似蕊宮仙府，強如錦帳春風，真個是：

娉婷嫋娜，玉質冰肌。一雙雙嬌欺楚女，一對對美賽西施。支鬢高盤飛採風，娥眉輕畫遠山低。笙簧雜奏，絲管齊吹。宮商角徵羽，抑揚高下齊。清歌妙舞真堪愛，錦繡花園色色怡。

殿上安席已畢，眾嬪妃各歸坐位，花攢錦簇的飲酒。眾宮娥俱下來玩耍，各隨其伴，尋芳拾翠的遊玩。在假山邊、曲池畔、畫闌前、花徑中，一叢叢也有談笑的，也有看花的，也有石上坐談的，也有照池水整鬢的，也有倚闌拔鞋的。宛如千花競秀，萬卉爭妍，令人應接不暇。進忠本是花柳中串慣了的，正是虎瘦雄心在，四下裡偷看。走到粉牆東首，杏花深處，有□數個宮人，在花陰下鋪著錦綉，盤膝坐在那裡鬥百草玩耍。有《綺羅香》詞為證：

綉帕藏春，羅裙點露，相約鶯花隊裡。翠袖沾芳，香沁荀牙纖指。偷摘下綠徑煙霏，悄扳下畫闌紅紫。掃花階褥展芙蓉，瑤台□二降仙子。芳園清晝乍來，亭上吟吟笑語。妨稼誇豔，奪取籌多，贏得玉托瑜珥。凝素大壓香粉添嬌，映黛眉淡黃生喜。縮腰帶穿佩宜男，皇恩新至矣。

進忠看了一會，笑語生香，香風滿面。又走過假山前，忽聽得一簇鶯聲燕語，回過頭來看時，見幾個女子，手執白紗團扇，在海棠花下撲蝴蝶玩耍。也有《綺羅香》詞為證：

羅袖香濃，玉容粉膩，妝門畫闌紅紫。浪蝶游蜂，故故飛親羅綺。竊指香繞遍釵頭，愛豔色偷戲燕尾。猛回身團扇輕招，隔花陰盈盈笑語。

春晝風和日麗，雙翅低徊旖旎，拍入襟懷，漏歸衫袖，捐入海棠花底。蹴蓮鉤踏碎芳叢，露玉筍分殘嫩蕊。更妒他依舊雙雙，過粉牆東去。

眾宮女趕拍了一會，未曾拍得住，飛過牆去了。正在懊惱，見進忠立在旁看，便說是他驚飛去的，拿起花片，沒頭沒臉的灑來，又趕著他打。慌得進忠笑著跑去。竟到曲水橋邊，見一簇宮娥坐在地下彈琴，弦聲清亮。有《梁州序》為證：

綠茵鋪繡，紅英卻掃，雅襯腰肢纖小。焦桐橫膝，試將玉指輕調。只聽高山流水，別鶴孤鸞，盡聽鍾期妙。朱弦聲續處，軫微拋，無限春情個裡消。宮將換，移他調。暗中忽作求凰操。情脈脈，許誰道。

那女子彈了一曲，撫琴長歎，正是：

欲知無限心中事，盡在枯桐一曲中。

那女子纔起身，又一個坐下來彈。進忠不解琴趣，遂過那邊去。只見太湖石畔也攢著一群女子，在石上下棋。亦有《梁州序》為證：

楸枰閒對，石床斜靠，玉筍驚飛風雹。分邊入腹，何妨坐老仙樵。只見凝眸審視，握子沉思，各運神機巧。人人爭國手，慢推敲，先後惟求一著高。齊拍點，同歡笑。局終不減商山樂。分勝負，見奇妙。

一局纔終，只聽得背後笑語喧鬧，走來看時，見楊柳叢中露出一座鞦韆架來，有□數個宮娥在那裡打戲耍。有詩為證：

畫架雙裁繡絡偏，佳人春戲小樓前。

飄揚血色裙拖地，斷送玉容人上天。

花板潤沾紅杏雨，綵繩斜掛綠楊煙。

下來閒處從容立，疑是蟾宮謫降仙。

兩個宮娥打了一遍鞦韆下來，又有兩個上去。那女子先自笑軟了，莫想得上去，笑做一團兒。兩個小黃門挾不住，叫進忠上前抱他上去。又推送了一回，那鞦韆飛到半天裡去，果然好看。進忠也渾在內笑耍。那女子下來，都神疲力倦的去歇息。

進忠走過錦香亭，見茶藤架旁有一簇宮人，圍著一個女子踢氣球耍子。有詩為證：

鞦韆當場三月天，仙風吹下玉嬋娟。

汗流粉面花含露，塵染蛾眉柳帶煙。

翠袖低垂籠玉筍，湘裙斜拽露金蓮。

幾回踢罷嬌無力，雲鬢蓬鬆寶髻偏。

那女子鉤、踢、拐、帶，件件皆佳，旁邊監論補空的也俱得法。一個鉤帶起來，一個接著一拐打來，張泛的張不住，那球飛起，竟到進忠面前。進忠將身讓過，使一個倒拖船的勢，踢還他。那女子大喜，叫個小黃門扯進忠來踢。進忠下場，略踢了幾腳，又有個宮妃要來圓情。進忠忙走開，繞斜廊向西而去。只聽得樂聲，見兩個樂師領著幾個小鬟在亭前按舞。有《二犯江兒水》為證：

宮花爭笑，見無數宮花爭笑。盈盈掌上妖養，香茵襯穩，蓮瓣輕翹。細腰肢，一捻小。回雪滿林梢，輕風揚柳條。衣蝶齊飄，銀鳳頻搖。小弓灣，合拍巧。西施醉嬌，絕勝那西施醉嬌。小蠻清妙，好一似舞《霓裳》一曲小。

那女子一個個花態翩躍，柳腰婉轉，真有流風回雪之妙。舞夠多時，下場少息。進忠又望南去，聽得歌聲嘹亮，見對面小軒中許多宮人唱曲。也有《江兒水》一闕為證：

歌喉清峭，百轉歌喉清峭，似流鶯花外巧。更舒徐嬌潤，圓轉輕揚，比驪珠，一串小。《白雪》調須高，《陽春》曲自操。聲振林泉，響遏雲霄。按中州，音韻好。染塵暗消，直繞得梁塵暗消。吳歎清妙，直個是吳歎清妙。又何須娛秦晉，返駕邀。

那些女子果然唱得清音嘹亮，按腔合節。進忠是個會唱的，站下來聽，腳下按著板，口裡依著腔哼。

正聽到美處，忽有人叫道：「魏掌事，你來。」忙回頭看時，見沉香亭畔幾個小內侍招他道：「你快來！」進忠來到跟前，小內侍道：「小爺要花耍子，這樹高，咱們夠不著，你去摘幾枝來。」進忠也夠不著，去取了個白石繡墩站上去，纔摘了三四枝碧桃文杏，遞與小內侍拿去。又去摘了一枝大開的蜀海棠，送上亭子來。見小爺坐在上面，旁邊四五個小內侍擁著弄花玩耍。左邊站著個保姆，伸手來接花。進忠定睛一看，吃了一驚，四目相視，不敢言語。只聽得宮娥叫道：「客巴巴，請小爺進膳哩。」眾內侍與那保姥帶著小爺蜂擁而去。

進忠想道：「這保姥好生面熟，卻想不起是誰。」倚在亭子邊想了半日，忽猛省道：「好似月姐的模樣，舉止像貌一些不錯，只是胖了些。他如何得到這裡來？天下亦復有像貌相同的，恐未必是他。」忽又想道：「纔宮娥叫他客巴巴，豈不是他？天下也料不定，我一個堂堂男子，尚且淨了身進來，安知不是他應選入宮做保姥麼！且緩緩的訪問。」少刻，中宮駕起，從妃嬪陸續回宮，一哄而散。正是：

豔舞嬌歌樂未央，樓台燈火卸殘妝。

園林寂寞春無主，月遞花陰上畫郎。

進忠同一班內相，晚間依舊飲酒作樂。孫成道：「咱告了假，往西山上墳，魏官兒同咱去耍幾日。」進忠不敢違命，只得答應。次日清晨同去不題。

且說那保姥，正是客印月。自與進忠別後，同侯七官打做一伙。後來的布客知得他的風聲，都來勾引七官玩耍。因此花下官錢，沒得還。後來事體張露，侯少野氣死了，薊州難住，只得搬到客家去。其母程氏身故，只得又搬進京來。七官賭錢吃酒，絕不顧家，貧苦難過。因印月生了個孩子，卻遇著宮中選乳婆，遂托李永貞在東廠覓緣，選中了。過了三年，小爺雖然斷乳，卻時刻不肯離他。過後侯二死了，遂不放他出來，至今有□餘年。因他做人乖巧奸滑，一宮中大大小小無一個不歡喜。

是日在亭子上，見了進忠，覺得面熟，想道：「好似魏家哥哥的模樣，雖然沒得鬍子，身體面貌無一不像。」遂時刻放在心裡。次日，問小黃門卜喜兒道：「昨日那摘花的官兒姓甚麼？叫甚名字？是那個衙門的？」卜喜道：「他姓魏，不知叫甚名字。他是本宮尚衣局的少長。」印月聽見姓魏，心中疑惑。晚間等小爺睡了，又來問卜喜道：「那魏官兒平日怎麼不見？」卜喜道：「他的官兒小，不敢進來。」客巴巴道：「你代我尋他來，你說我有話問他哩。」卜喜道：「你也不認識他，怎麼忽然就有話說起來？」客巴巴罵道：「遭瘟的猴頭，專會說刁話。」說畢，回到倒在炕上，不覺昏昏睡去，夢見同進忠在家行樂，依舊是昔年的光景，□分歡樂。醒來卻是一夢，情思悽愴。但見：

沉沉宮漏，隱隱花香。繡戶垂珠箔，閒庭絕火光。鞦韆索冷空畜影，羌笛聲殘靜四方。繞屋有花籠月影，隔窗無樹顯星芒。杜鵑啼歇，蝴蝶夢長。銀漢橫天宇，白雲飛故鄉。正是相思情切處，風搖嫩柳更淒涼。

客巴巴熬煎了一夜，次早央卜喜兒去訪問他的名字並鄉貫。去了半日，來回話道：「問不出他名字籍貫來。」客巴巴道：「你去叫他來。」卜喜道：「他同孫老爺往西山上墳去了。」客巴巴道：「幾時回來？」卜喜道：「早哩。」客巴巴恨不得一把抓到面前。今日也不見來，明日也不見到，心中鬱悶，釀成一病，惡寒發熱，頭痛昏沉，終日不思茶飯。起初還勉強起來，過後竟睡倒了。宮人啟奏，娘娘遣醫官診視，寫下方用藥，莫想有效。古語雲，百病可治，相思難醫。過了幾日，一發昏沉不省人事。小爺又時刻要他，中宮傳旨，著太醫院官用心調治。都知是七情所感之症，無如百藥不效。太監見他病勢沉重，只得奏過皇上，著他回家調理，病痊日再來。眾人扶起他來，穿好衣服，著內官背到長安門外上轎。到家，秋鴻接著，吃了一驚，便說道：「怎麼就病到這個樣子？」問他，總是不言語，昏昏沉沉，如醉一般。正是：

柔弱纖腰力不支，全憑侍女好扶持。

慇懃一種傷春病，懶向人言只自知。

不說印月患病在家。且說進忠同孫成去了個月方回，也敏心打聽，常時緝訪。見小爺出來玩時，只有宮娥同小內侍跟隨，並不見那保姆。一連數日都訪不出，又不敢問人。一日偶爾閒坐，只見卜喜兒捧著四個朱紅盒子走出宮門，叫校尉來挑。進忠上前問道：「送誰的？」卜喜道：「到客巴巴家問安的，是娘娘賜他的果品。」進忠道：「客巴巴怎麼不好？」卜喜道：「自那日從花園回來就病了。回家調理有一個月了，尚未曾好。」進忠道：「他住在那裡？」卜喜道：「順天府東道便是。」說畢，去了。

進忠便要去尋訪，適因有事，耽擱未去。至晚，備了好酒餚，去尋卜喜兒來對酌。遂問他道：「你去看客巴巴，可曾好些麼？」卜喜道：「還是那樣，也未見好。他有了病，就是咱們的晦氣。小爺沒人帶，終日不是打，就是罵。」進忠道：「他家有誰伏侍？」卜喜道：「他有个小叔叔叫做侯七，夫奔兩個帶著巴巴的孩子，手下男女有二三□人哩。」進忠道：「有病須要吃藥。」卜喜道：「也不知吃過多少大夫的藥，總不見效。」進忠道：「我到有絕好的藥，包管一服就好的。」卜喜道：「不要說嘴，他這蹺蹺病難醫。你若是個外官兒或者還可醫，你我是個沒本錢的貨，縱有神針妙手也無用。」進忠道：「我從不說謊，我這靈丹，任你甚麼蹺蹺病，我手到病除。」卜喜道：「果如此，我明日同你去。他前日也曾問你的，你若醫得好，咱們也省多少打罵哩。」飲畢各散。

次日飯後，進忠同卜喜兒出了東長安門，上馬來到候家門首下馬。卜喜兒先進去道：「奉旨差醫官來看病的。」侯七官不在家，只有他娘子帶著個小孩子出來謝了恩。那女子纔來拜見，進忠看時，正是秋鴻，比當日長大了些，更覺豐致。秋鴻不轉睛的看著進忠。等吃了茶，丫頭請進臥房。見紗窗半掩，羅幔低垂，香氣氤氳，錦花璀璨。進忠叫將帳幔掛起來，道：「天氣和暖，此時春天發生之時，不可遏抑陽氣。」卜喜兒揭開帳子，見印月朦朧睡眼，面色微黃，慇懃一息。秋鴻掀開被，捧出手來。進忠沒奈何，也診了診脈。又捧出左手來，黃金釧下，露出兩顆明珠來。進忠一見，不覺一陣傷心，忍住了淚，說道：「此是七情中感來的病，心口飽悶，飲食不思，痰喘時作，精神恍惚。」秋鴻道：「各醫家俱是這樣說，只是吃藥不效。」進忠道：「不難，我有妙藥，一服即見效的。」向袖中取出小錦囊，解開，拿出一塊膏子藥，用戥子兌了三錢，叫他取開水化開調勻。秋鴻到印月耳邊說

道：「吃藥。」扶起他頭來。卜喜兒把藥慢慢的灌下，放他睡好。進忠道：「午後自好。」秋鴻請進忠到廳上待茶。丫頭捧出個朱紅盤子，內放白封紅簽銀拾兩。這是舊例，凡差小內官來，俱有禮物酬謝。進忠見了道：「咱們是東宮服役的，小爺面上，怎敢受此禮？」秋鴻道：「例皆如此。」進忠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快收回去。」進忠說畢出來，連卜喜兒也不好收。二人起身時，秋鴻道：「請公公明日還來看看。」進忠應允。

次日巳牌時，獨自騎馬來到候家。秋鴻接入，謝道：「承公公妙藥，昨日午後就清爽了些。早間吃了些粥湯，覺得好了有一半。」進忠道：「我說一劑就好，果然應手。還要診脈看。」秋鴻請他到房裡。見丫頭扶著印月坐在床上。進忠看了脈道：「脈漸平伏了，病也減動了，藥固要吃，卻以戒思慮為主。這病原是從心思上來的，只要心開，便好得快了。」印月睜開眼看著他。丫頭取開水來，調了藥與他吃下。進忠道：「午後還要吃一服，纔得全好。」遂走出房來。秋鴻畝著他吃飯，二人就在中堂坐下。

茶罷，擺上飯來。品物豐盛，美味馨香，非復昔年光景，都是內府的烹炮。秋鴻舉杯奉酒。三杯後，進忠問道：「候七兄怎麼不見？」秋鴻道：「往赤林莊收租未回。」進忠道：「赤林莊客家還有甚麼人？」秋鴻道：「他家也沒有甚麼人，只有一個孩子，是太太的兄弟，年紀尚小，田產都被人占去了。這幾年都是我家代他管理，纔恢復過些來。」進忠道：「好個人家，幾年間就衰敗了。」秋鴻道：「公公怎麼知道的？」進忠道：「他是咱的至親，咱在他家住的久哩。」秋鴻道：「公公上姓？」進忠道：「姓魏。」秋鴻想了一會，道：「魏西山可是一家？」進忠笑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！七嫂何以認得他？」秋鴻道：「他也與客家有親，就是太太的姨兄。他的容貌也與公公相似，年也相仿，至今□餘年絕無蹤跡。太太時常想念他。」進忠道：「可是薊州販布的魏進忠麼？」秋鴻道：「正是。」進忠道：「聞得他現在京中，要見他也不難。」秋鴻道：「他既在京，為何不來看看我家太太？」想是因落剝了。」進忠道：「他也不甚落剝。」秋鴻道：「公公既知他，請公公差人找他來走走。」進忠道：「七嫂，不可白使人。」遂斟了一大杯酒，遞與秋鴻道：「即要我找人，須飲此杯。」秋鴻笑道：「我尚未奉客，怎敢動勞。」也斟一杯回敬。進忠接過，一飲而盡。秋鴻也飲過。

進忠笑著說道：「你乖了一世，一個人坐在面前，你也不認得。」秋鴻便笑起來，道：「原來就是你這天殺的！我說天下那有面貌聲音這樣相同的哩。你為何許久不來？我只說你死了，你如何到這田地？」進忠便將歷來的事，細說一遍。：「我並不知道你娘兒們俱在此，只因前在御花園裡遇著你娘一次，我就有些疑惑。」秋鴻道：「娘的病就是為見了你起的。」二人又敘了半日的情。

只聽得印月在房中叫人，秋鴻忙進房來。印月道：「這個醫官的藥果然好，這一會更覺清爽些。我要起來坐坐哩。」秋鴻道：「卻也該起來坐坐，如今又有個醫官，比前更好些，不消吃藥，一見即愈。」印月道：「你又來瘋了，那有個見面就好的？縱是活神仙，也沒有不吃藥的。」秋鴻道：「娘若不信，等我請他來看。」遂將進忠拉進房來。印月道：「請坐！貴衙門是那一局？」秋鴻道：「他是離恨天宮，兼管鴛鴦冊籍。」印月道：「似曾在那裡會過的？」秋鴻道：「會的所在多哩！」秋鴻印月道：「這丫頭只是瘋。」秋鴻道：「瘋不瘋，如今少了個鑽心蟲。」進忠道：「曾在御花園會過一面。」印月道：「正是那日摘花的，就是長使？」秋鴻道：「樓上看菊花，也曾會過他的。」印月道：「上姓？」進忠道：「姓魏。」印月道：「你莫不是魏西山哥哥麼？」進忠道：「正是。」印月聽了，一把扯住進忠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冤家！你一向在何處的？幾乎把我想殺了。」這正是：□年折散鴛鴦侶，今日重逢錦繡窩。

畢竟不知相會後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